

日  
立  
劄  
記

2  
3  
4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四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史數人共事傳各專功

貝州王則之亂討平之者明鎬文彥博也而鄭驥傳則云王則反討平之竟似驥一人之功矣又楊燧傳謂燧攻貝州穴城以入賊平功第一劉圓傳又謂圓從攻貝州穿地道間先入衆始從遂登陣引繩度師遲明師畢入貝州平功第一則卽穴城一事又各擅第一功矣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劉敞俱駁之光傳曰光謂謚之美者莫如文正竦何人足以當之乃收謚文莊略不及敞之同議則似光一人所駁矣敞傳又曰敞疏三上乃

改謚文莊亦略不及光又似敵一人所改矣孝宗崩光  
宗以疾不能過宮成服趙汝愚擁立寧宗一事據汝愚  
及彥逾傳是時宰相留正去位中外洵洵汝愚謀立  
嘉王即欲倚殿帥郭杲為用以告彥逾彥逾嘗有德於  
杲遂承命以汝愚謀告杲杲乃領兵衛寧宗即位是此  
謀本出汝愚而彥逾共成之厥後汝愚因此擁立之功  
為近肖所忌得禍最烈正以此也而彙適傳則謂是時  
趙汝愚計無所出適賁知閣門事蔡必勝不得坐視蔡  
乃與宦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開禮知閣門事韓侂  
肖三人定議適亟白汝愚汝愚乃遣侂肖開禮以內禪  
事奏太皇太后明日因禪祭遂立嘉王即位則此謀又

係葉適與蔡必勝等定議後以告汝愚者矣

按紹興行禮記不謂是時汝

愚計無所自宗室彥逾責以同姓之卿不得坐視汝愚曰奈何事急向奉天門叫幾聲自割殺耳彥逾曰無益也乃為書計請於太皇太后以嘉王即位而尊光宗為太上皇帝使侂冑共成其事據此則首謀又屬彥逾然宋史彥逾傳不載其首謀書策或紹興行禮記所云非當日實事

### 宋史各傳錯謬處

袁彥傳有劉仁贍降之語張保續傳亦有劉仁贍率將卒出降之語薛居正五代史周顯德四年世宗親征壽州劉仁贍上表乞降是薛史原有此語然薛史僅抄實錄而未及詳考事實至歐史則已辨明仁贍之不降實副使孫羽以仁贍病篤詐為其書以降者所以特列仁贍於死節傳今宋史袁彥等傳尚云然豈元人修史時并歐史亦不檢對耶韓世忠傳世忠屯焦山謂烏珠舊名采

至必登金山龍王廟觀虛實乃令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側果有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馳者訪之卽烏珠也按金山在水中豈能騎而入又騎而逃此必誤也輿地記勝謂伏兵北固山龍王廟此較近理乃作傳者於此等處亦不訂正曹友聞傳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按顯忠係紹興中歸宋卒於乾道中距友聞與蒙古兵戰時已六七十年安得尚統軍耶或另有一李顯忠然史又不分析言之陳宜中傳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之宜中釋不問文天祥傳亦謂朱華尹玉等戰五

殺敗兵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斬其指皆溺死全不發一  
矢走歸是張全並未戰也而尹玉傳乃云淮將張全廣  
將朱華大戰於五牧則全又在力戰之內矣功罪混淆  
莫此為甚又劉師勇與姚訔守常州數月城陷師勇拔  
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墜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  
是師勇守常至城破始去也事見張世傑傳及元史伯  
顏傳并鄭所南集而王安節傳則謂師勇復常州後卽  
赴平江使安節在常拒守又似師勇未嘗與常州之難  
者此又一史中自相矛盾之處也呂蒙正傳贊謂國朝  
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呂蒙正然蒙正之後又有張士遜  
呂夷簡文彥博皆三次入相蔡京并四次入相蒙正傳

贊所云亦未深考

宋史列傳又有遺漏者

一代之臣甚多自非大奸大忠原不能悉載然有必宜  
載而反遺漏者俞文豹清夜錄靖康之變上皇將赴金  
軍中書舍人姜堯臣極諫不可往番使以骨朶擊之死  
曹勛北狩錄四太子求王婉容爲郝罕子婦婉容自刎  
死此二事忠節凜然史傳所必宜載者而列傳皆無之  
彭義斌自山東起義隨李全來歸卽與趙范趙葵破金  
兵義斌獨擊至下灣渡掩金人於淮見實後因李全亂楚  
州制置使許國走死義斌斬全使大罵誓必報此讐會  
全攻恩州義斌卽出戰敗之全求制置使徐晞稷書與



義斌速和義斌致書趙善湘曰不諫全恢復不成但能

遣兵扼淮斷其南路必可滅賊賊平之後義斌戰河北

肝胎諸將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是季趙范亦謂善湘曰義

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討者知尊朝廷也是起全

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朝廷雖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

行賞義斌俟朝命不至拊地而北進攻東平嚴實潛求

救於蒙古將博羅罕而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實取

河朔而後圖之遂以兒禮事實不奪其兵而留青崖峒

所掠實之家屬不遣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

萬既下真定道西山而北博羅罕兵始至義斌分兵與

實陽助而陰伺之實危急即赴博羅罕軍與之合與義

賦戰於內黃之五馬山義斌兵敗被執史天澤說之降

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也肯為他人屬耶遂死之見正之殿實錄傳

後朝廷討李全詔有云彭義斌以忠拓境大展皇略已

加贈典追封是李是義斌之忠義勲績比趙立李寶魏勝

等更有過之則宋史何得無傳乃僅散見於李全等傳

而不另立專傳豈非闕漏耶又吳縝作新唐書糾謬至

今尚傳其書而宋史無傳劉克莊詩集文集為宋末一

大家今亦無傳此皆史家之疎也

宋史排次失當處

宋史又有不必立傳者歐公五代史不立韓通傳為本

朝諱也宋史補之而以李銘李重進並列為同三臣是

矣他如張從恩扈彥珂薛懷讓藥元福皆五代時人從  
思入宋改封許國公其入宋史可也彥珂懷讓元福當  
宋初卽病歿趙昂李穀竇貞固李濤趙上交張錫張鑄  
邊歸讜劉濤等并未官於宋則傳之何爲或以五代史  
無傳不得不於宋史存之然李穀李濤在五代尚有事  
蹟可紀其餘本不足書乃一概入之列傳仍不過敘其  
歷官如今仕途之履歷而已此亦成何史策宋臣中宜  
網別之傑鄒應龍金淵張礪饒虎臣戴慶炯等傳亦但  
敘履歷絕無一言一事則傳之何爲其他編次之告史  
有當改定者張憲牛皐楊再興皆岳飛部將舊史本附  
飛傳後元人修史另編爲卷

說

劉子羽胡世將與吳玠

兄弟在蜀同其功事應與玠璘相次今亦各為卷此猶曰官有文武之別也解元成閔皆韓世忠部將宜附世忠後郭浩楊政皆吳氏部將用兵與吳氏相終始宜附玠璘後今皆另編為卷蓋亦元人改舊史而排次耳王友直李寶皆自北起義來歸既同列一卷李顯忠亦自鄜延起事間關數國日死南投功名尤著魏勝起兵隄亦據海州以歸與寶共事此數人者應彙列為一卷以顯忠為首勝寶友直次之而今皆各為卷秦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去惟王次翁始終為檜所隘則次翁應附檜傳後陳目強之附韓侂冑與次翁之附秦檜一也則自強亦應附侂冑後乃皆編入列

傳不著奸黨何也權邦彥徽欽時人卒於高宗紹興三年乃廁於寧宗諸臣之列汪若海張運柳約亦皆欽高時人而廁於理宗諸臣之列林勳劉才邵等皆高孝時人并廁於德祐末造李庭芝諸人之列不幾顛倒時代乎南唐世家旣立韓熙載傳矣劉仁贍皇甫暉姚鳳皆完節於南唐者何以不爲立傳以附於熙載後南唐徐鉉北漢楊業後仕於宋旣入之宋臣傳矣南唐之周惟簡西蜀之歐陽迥亦皆仕宋歷官多年何以又不入宋臣傳而仍附南唐西蜀世家之後乎此皆自亂其例者想見元人修史草率從事徒以意爲排次不復詳細審訂也

史家一人兩傳

史傳人物太多修之者非一人不暇彼此審訂遂有一人而重出者如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中第八卷之速不台即第九卷之雪不台十八卷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七卷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卷之石抹阿辛皆是一人兩傳可見修史者之草率從事然蒙古以國語為名譯作漢字但取其音之同而字不必盡一致有此誤猶有說也若舊唐書列傳之七十二既有楊朝晟九十四又有楊朝晟五十一既有王求禮一百三十七又有王求禮宋史列傳之一百十六既有李熙靜二百十二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蹟實係一人並非偶

同姓名者是修史之草率更其於明修元史時至如遼

史有三耶律托卜嘉舊史名耶律撻不也一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

第二十九一在第四十一又有兩蕭罕嘉努舊史名蕭罕家奴一

在列傳第二十六一在第三十三又有兩蕭塔喇噶舊史名蕭塔喇噶

一在列傳第十五又名古生古西一在第二十金史又有兩達蘭舊史名達蘭

一在列傳第十又名古生古西一在第十五又有四羅索舊史名羅索

一在列傳第十其三在五十七同為一傳當時已以大

婁室中婁室小婁室別之又有兩額爾克舊史名額爾克亦同為

一傳當時亦有草火訛可板子訛可之別此則名雖同

而人各別蓋遼金元皆以國語為名諸人國語之名本

同故耳至如金史之粹不斛即元史之速不台即元將之圍汴京據金妃

居及宗族  
非者

宋史之元良哈解卽元史之元良台

卽征交趾由  
粵西北歸者

又修史時各據所譚漢字入傳不暇彼此訂正也

### 監板宋史脫誤處

余家所有宋史二本係前明南北監板各一其中誤字  
 落句不一而是如尤袤傳高宗崩靈駕將發引忽議配  
 享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鼎張浚袁言祖宗典故  
 既附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駕發引之前不加詳議  
 恐無以服勲臣子孫之心乃詔更議後卒用四人者時  
 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從補外袁轉禮部侍  
 郎云云按萬里所著誠齋揮塵錄謂洪景廬以浚殺曲  
 端一事較其配享是邁乃較浚者今傳反云邁用後



又按楊萬里傳高宗崩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  
浩等姓名上萬里疏詆之力言張浚當與是邁本不以  
浚入配享尤袁傳所云張浚當是張俊之誤也配享兼  
用文武邁既請用呂頤浩趙鼎兩文臣則武臣必是韓  
世忠張俊耳又曹勛傳紹興二十九年勛副王倫爲稱  
謝使至金金王將侵淮助與倫歸言和好無他按倫自  
建炎元年卽爲通問使至金紹興二年粘罕使倫歸報  
七年再使金卅八年又往偕張通古來九年再充使奉  
迎梓宮太后被拘河間十四年金人欲官之不從乃縊  
死是倫之死在紹興十四年安得二十九年尚有與曹  
勛同使之事及閱王綸傳二十八年金將渝盟邊報沓

十一 史記 卷三十四  
至二十九年朝論欲遣泛使覘之綸請行曹劬副之至  
金館禮甚隆歸言鄰國恭順皆陛下威德所致然是時  
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綸耳據此始知劬所副者乃  
王綸非王倫也又張邵傳邵初使金遇秦檜於濰州及  
歸上書言檜忠節後其弟祁下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  
免此數語上下不貫邵既有德於檜檜自黨護之檜死  
則不能免株連矣乃反云檜死得免此必有脫落字句  
處皆刊刻時校讐不精之故也當別求善本改之

趙良嗣不應入奸臣傳

馬植燕人以取燕策干童貫以奏徽宗寵之賜姓名李  
良嗣又賜以國姓圖燕之議由此起斯固召禍首惡然

良嗣但建此策聽不聽則在乎廟堂之持議也及良嗣奉使由海道至金與金太祖約金取中京大定府未取燕中析津府自是凡數往返會金太祖殂金人欲變元約但予以燕京及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後山前十七州今如此信義安在金人不從良嗣又奉使往曰本朝狗犬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耶金又不從俟兵嗣又至以答書稿示良嗣曰燕京係我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我朝良嗣曰租隨地出豈有予地而不予租稅者金人曰燕租六百萬今只收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良嗣曰我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耶是良嗣銜命往來能以口舌抗強鄰

以我言結通鑑綱目

十一家名言卷三十一  
九  
故宋史本傳亦謂往返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  
使無收納張覺之事金人亦難遽起兵端而中華疆土  
復歸版圖良嗣方且當入功臣傳中乃張覺之叛金來  
降至國計者貪近利而昧遠計輒輕爲招納良嗣方苦  
口爭之以爲失歡強鄰後不可悔而舉朝醉夢卒不聽  
從果致金兵得以藉口不惟新得之地盡失之并至蠻  
與北狩神州陸沉此則王黼輩之貪功喜事謀國不臧  
於良嗣無與也乃事後追論禍始坐以重辟已不免失  
刑修史者又入之奸臣傳中與蔡京等同列殊非平情  
之論也

王倫

王倫使金間闕百死緒成和議世徒以胡銓疏斥其邪  
邪小人市井無賴張燾疏斥其虛誕許沂疏斥其賣國  
遂衆口一詞以爲非善類甚至史傳亦有家貧無行數  
犯法幸免之語不知此特出於一時儒生不主和議者  
之詆譏而論世緒則當諒其心記其功而憫其節也倫  
本王旦弟坊之後初非市僧里魁其奉使在建炎元年  
是時金人方據二帝北去凶醜正熾誰敢身入虎口倫  
獨慷慨請行其胆勇已絕出流輩及至金被留久之尼  
瑪哈慧名使烏陵思謀至倫卽以和議動之欲使其還兩  
官歸故地尼瑪哈雖不答然和議實肇端於此卽洪皓  
之以畏天保天語悟室猶在後也已而尼瑪哈有許和

意紹興二年先遣倫歸次年卽遣李永壽王翊來值劉  
豫內犯議遂中耀七年徽宗鄭后訃至復遣倫充使奉  
迎并乞河南陝西也是冬豫旣廢倫入見金主全遂以  
烏陵思謀石慶偕倫來議八年再使金金卽遣張通古  
等來許歸梓宮母后及河南陝西地九年倫充使再往  
金竟以河南陝西地先付之設使金不渝盟則之歿俱  
歸境土得復倫之功豈南渡文武諸臣所可及哉可以  
金人自悔失策旋毀前議倫遂被拘於河間其後和議  
再成遂不得身預其事然創議於敵勢方張之時與收  
功於兩國將平之日其難易旣不同且倫之議和則請  
帝后疆土全歸而未議及歲幣迨泰檜主和則寸上不

歸反歲輸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徒得一母后二旅樞而已其難易更不可以道里計而况李永壽等之來賴倫以雲中舊識稍損其驕倨張通古等之來又賴倫委曲調護使秦檜就館受書以免屈萬乘之尊是其周旋於事勢難處之會卽朱弁洪皓輩有不能及者蓋弁皓僅完臣節倫則兼濟國事其所任爲獨難故皓歸亦極言倫以身殉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實深服其心力俱殫也及被拘六年金人欲用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其時兩國和議久成化讐爲好卽受金官職亦非反顏事仇况家本莘縣鄉土已屬於金於私計亦甚便乃力拒不受甘被其縊死

金史謂倫已受官又辭乃縊死宋史則謂不受官而被害接倫如果受官豈復抗辭是必未受官也

是不惟謀國之忠歷百艱而不顧而殉國之烈甘一死而不撓視弁皓等得歸故國身受寵榮者其身世尤不幸志節尤可悲也而區區身後之名又以市井無賴數語傳爲口實至今耳食者幾視爲倖功掉闔之人此不可不急爲別白也

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

角力而滅其國角材而臣其人未有不猜防疑忌而至於殺戮者獨宋初不然周保權被擒授千牛衛上將軍葺京城舊邸院居之湖高繼冲納土但令王仁贍知軍府事而仍令繼冲鎮其地迨繼冲入朝改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鎮彭門凡十年其叔高保衡歷知宿



懷同汝四州及光化軍其臣孫光憲亦官黃州刺史梁

延嗣亦官復州防禦使荆劉銀戰敗被擒仍封思赦侯

賜第居京師進封彭城郡公南漢李煜城破始降封違命

侯居京師後封隴西郡公其子弟多授大將軍衛將軍

等官從善為通許監軍從誦歷知隨復成三州季操歷

知淮陽漣水二軍蔡舒二州仲寓官郢州刺史十餘年

其臣徐鉉等皆官於京師更無論也南唐孟昶既降賜第

京師封秦國公尋卒子元喆歷知貝定二州又為鎮州

兵馬鈐轄移渭州以病求小州乃移滁州而卒元珪歷

官宋曹充鄆都巡檢出知滑州其臣伊審徵官靜難軍

節度使移鎮延安趙彥韜授興州刺史移澧州毋守素

歷知趙州容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

西蜀

陳洪進納

士後封杞國公賜第居京師子文顯仍知泉州移知青

齊廬三州文顯歷知房康同耀徐衡六州文顯歷知海

濮濰沂黃五州文頊歷知登舒二州

漳泉

錢俶納士後封

淮海國士賜禮賢宅居京師後出爲武勝軍節度使改

封南陽國王子淮潛屢加諸鎮節度使常居京師惟治

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惟濟歷知絳潞二州又爲

永州團練使改成德軍惟演仕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出判許州俶弟儼判和州昊歷知宋壽泗宿四州其臣

僚孫承祐知大名府改知滑州沈承禮知密州

吳越

劉繼

元降封彭城郡公賜京城甲第一區授保康軍節度使

其臣李暉歷知廣許孟三州馮峰分司西京北漢統計諸

降王及諸降臣無一不保全者此等僭偽竊據之徒歸

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國勢易搖豈能一

無顧慮乃其王皆賜第京師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

又皆分職州郡掌兵民之權而廟堂之上不聞操切猜

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効其勤無反側不靖之意於

此見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

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後之論者徃徃謂宋開國之

初卽失於弱豈知不恃詐力以爲強者其強更甚也哉

### 宋諸帝御集皆建閣藏貯

宋諸帝御集各建閣藏貯自真宗始真宗晚年以所著

詩文示丁謂等曰朕聽覽之下以翰墨自娛雖不足垂

範亦平生遊心於此也謂等請鏤板宣布共七百二十

二卷并作天章閣貯之自後諸帝御集皆倣此例而閣

名各不相襲英宗建寶文閣藏仁宗御集神宗以英宗

御書亦附於內哲宗建顯謨閣藏神宗御集元祐二年已詔

次神宗御集四年上之先藏閣文徽宗建徽猷閣藏哲宗御集高宗

建敷文閣藏徽宗御集孝宗建煥章閣藏高宗御集寧

宗建華文閣藏孝宗御集又建寶謨閣藏光宗御集理

宗建寶章閣藏寧宗御集度宗建顯文閣藏理宗御集

每帝各建一閣雖頗繁費然亦足昭敬謹且見諸帝文

治之盛也又各閣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等官俾專職

掌以上皆見本紀如神宗以章衡爲寶文閣待制謂之曰卿爲仁

宗朝魁甲寶文藏御集之處未始除人今以處卿是也

見衡傳

### 錄名臣後

真宗錄唐白居易後利用爲河南府教授元稹七世孫

爲台州司馬裴度孫坦爲鄭州助教又錄唐長孫無忌

段秀實等孫皆教官仁宗錄唐狄仁傑張九齡郭子儀

顏真卿後神宗錄唐魏徵狄仁傑段秀實後皆見本紀

按舊唐書段秀實傳自貞元後凡赦書發忠必以秀實

爲首又貞元六年赦書授顏真卿一子五品官文宗時

又以真卿曾孫宏式爲同州叅三五代史劉遂清傳唐

朝渾郭顏段之後每一赦出以一子出身率為常制是唐及五代時已有此制朱蓋仿而行之也

宋皇后所生太子皆不吉

真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賢妃也仁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則李宸妃也神宗之為皇太子其母本高皇后然生帝時尚在英宗潛邸未為后也哲宗由皇太子登極其母朱德妃亦非后也惟欽宗生時其母王氏已册為后故欽宗以嫡長為皇太子後即位竟北遷於金南渡後光宗母係郭皇后寧宗母係李皇后然誕育時亦皆在潛邸未為后也惟度宗后全氏正位中宮後生德祐帝咸淳三年上至后七年生帝顯甫登極即國亡統計有宋一代皇后

正位後所生太子祗靖康德祐二帝而二帝皆爲失國之君此理之不可解者。又有已立爲太子而不得繼統者太宗之昭成太子元禧真宗之悼獻太子祐哲宗之獻愍太子茂猶皆死後追贈未普及身爲儲君也其生而立爲太子者欽宗嫡子諶朱后所生生時雖尚未爲后然正妃也故諶爲嫡皇孫當時已稱祖宗以來所未有欽宗登極後立爲皇太子後竟隨北去高宗之元懿太子勇潘賢妃所生苗釗之變爲所擁立改元明受高宗復辟後立爲皇太子未幾殤孝宗之莊文太子愔郭后所生嫡長子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年二十四薨寧宗之景獻太子詢本宗室子開禧初立爲皇太子年

二十九薨再育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竝雖未加太子之號然已居儲貳繼體攸屬後為史彌遠擅廢降封鎮王不得其死是不惟正后所生太子不吉即非正后所生而冊為太子者亦不皆吉也

宋初考古之學

考古之學至南宋最精博如鄭樵李燾王應麟馬貴與等是也然宋初制誥之臣已多博雅乾德三年范質等三相俱罷將獨相趙普而無宰相書敕帝以問陶穀穀曰古來宰相未嘗虛位惟唐文宗甘露之變數日無相左僕射令狐楚奉行今尚書亦南省官可以書敕竇儀曰非承平令典也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也可



書救從之儀之論固是然古來偶有朝無宰相之故事  
穀獨能記之又普獨相後太祖欲置之副而難其名稱  
問穀下宰相一等有何官穀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  
事遂以薛居正呂餘慶爲參知政事倉猝一問卽能援  
引故事可見熟於典故腹笥中無不有也太祖改年號  
乾德以爲古所未有後於宮中得乾德錢以問竇儀儀  
對以僞蜀曾有此號詢知果自蜀中來者始嘆曰宰相  
須用讀書人太宗時皇子元傑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  
都督府長史張洎謂六朝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  
內史等佐王爲治或王子不之國則內史行郡事唐改  
爲長史凡親王授大都督不之鎮而朝命大臣臨郡者

卽有長史之號謂親王之上佐也如段文昌出鎮揚州  
云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李載義出鎮幽州云盧龍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  
大都督府長史是也今王旣爲大都督又爲長史則是  
王自爲上佐矣卽此數條可見諸臣於朝章國典無不  
究心有素倉猝間卽有據依足資朝廷制作之討論也  
又錢俶薨謚忠懿張洎爲覆狀有受寵若驚居亢無悔  
語張佖駁之謂亢龍無悔非臣子所宜言洎對狀曰易  
之九三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因時而惕  
故愈於上九之亢正義云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  
體其能免亢龍之咎者以慎守免禍也是人臣能免亢

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贊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謙厚自  
終楊植作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  
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作郭子儀碑云居亢  
無悔其心益降張說作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  
無亢龍之悔皆就人臣而言也乃詔洎援引故實歷歷  
有據罰必一月俸以一亢字而援引典故辯博如此其  
學可知神宗有殿名宣光哲宗問林希古有此名否希  
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名顯承此又諸臣熟於經史  
之學原原本本非以口給也自朝章國故之不講則有  
如蔡京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而廢尚書令者矣

徽宗詔尚書令

本字曾爲之今不須復置說者謂宋太宗未嘗爲尚書令惟唐太宗曾  
爲之今誤以唐太宗爲宋太宗乃蔡京當國不李無術之故也見京傳

目經義

史學之不講則有如享惇謂北郊祀地只可謂之社而

欲廢北郊大禮者矣

詩以北郊止可謂之社黃履曰天子祭天地皆稱郊詩序云郊祀天地若社則土神也豈有祭大祗亦

謂之社乎北郊之議遂定見黃履傳

然則北宋文學之臣稽典故援經史俱確有

據依豈後代所可及哉

### 宋初嚴懲賊吏

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賊吏最嚴蓋

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橫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

重法治之所以塞濫亂之源也按本紀太祖建隆二年

大名府主簿郭顛坐賊棄市乾德三年員外郎李岳陳

偃殿直成德鈞皆坐賊棄市蔡河綱官王訓等以糠土

雜軍糧磔於市太子中舍王治坐受賊殺人棄市開寶

三年將軍石延祚坐監倉與吏爲姦贓棄市四年將軍  
桑進興洗馬王元吉侍御史張穆左拾遺張恂皆坐贓  
棄市劉祺贓輕杖流海島六年中允郭思齊觀察判官  
崔絢錄事叅軍馬德林俱坐贓棄市此太祖時法令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泗州錄事叅軍徐璧坐監倉受賄  
出虛券棄市侍御史趙承嗣隱官錢棄市又詔諸職官  
以贓論罪雖遇赦不得敘永爲定制中書令史李知古  
坐受贓改法杖殺之詹事丞徐選坐贓杖殺之御史張  
白以官錢糴買棄市汴河主糧吏奪漕軍糧斷其腕狗  
河干三日斬之是太宗法令猶未弛然寇準謂祖吉王  
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王沔之弟盜

守財至千萬止杖豈非不平耶則是時已有訛法  
縱者至真宗時棄市之法不復見惟杖流海島如貝外  
郎盛梁受贓流崖州著作郎高濤以贓杖脊配沙門島  
蓋比國初已弛縱矣仁宗本紀則并杖流之例亦不復  
見蘇頌傳知金州張仲宜坐枉法贓應死法官援李希  
輔例杖脊黥配海島頌奏仲宜贓少應減神宗曰免杖  
而黥之可乎頌引刑不上大夫為對遂免黥永為定制  
自是宋代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當時論者謂頌  
一言而除黥刺以為仁人之言其利溥是續傳益可見姑息  
成風反以庇奸養貪為善政其於不肖官吏之非法橫  
取益已不甚深求繼以青苗免役之培克花石綱之攘

奪遂致民怨沸騰盜賊競起宋江等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軍萬人不敢捕方臘之亂凡得官吏必恣行殺戮斷截肢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以泄其憤陳遘疏所謂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紀極怨痛結於民心故至此也

見陳遘及方臘傳

南渡後高宗

雖有詔按察官歲上所發摘贓吏姓名以爲殿最然本紀未見治罪之人惟孝宗時上元縣李允升犯贓貸死杖脊刺面配惠州牢城籍其貲失察上司俱降黜廣東提刑石敦義犯贓刺面配柳州籍其家知潮州曾造犯贓貸死南雄編管籍其家叅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是時法令雖比國初稍輕而從積玩之後有

此整飭風氣亦爲之一變真德秀所謂乾道淳熙間有  
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耻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  
爲耻皆孝宗之遺烈也理宗雖亦詔監司以半歲將劾  
去賍吏之數來上視多寡爲殿最守臣助監司所不及  
則以一歲爲殿最是亦頗能留意綜核者然是時湯  
燾疏言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民羅昔所未有之害  
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民有不可勝窮之憂見則知  
廟堂之詔已爲具文而官吏之腴削如故也賈似道亦  
疏言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賍吏藝祖杖殺朝堂孝宗真  
決刺面今當仿而行之見以似道之狂謬尚知賍吏之  
不可不重懲而追思藝祖孝宗之遺法然則是二帝者



可謂知所務者哉

十一  
卷三百末

三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五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審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懷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傾心興朝官力藩鎮故榮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趙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濟陽郡王而已普後加封韓王至徽宗時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確汝南郡王封爵始濫時宰相何執中卒封清源郡王鄭居中卒封華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貫亦生封廣陽郡王名器僥褻莫此為甚南渡後武臣

封王者韓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後追封蘄王張俊生封

清河郡王後追封循王楊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後追封

和王吳璘生封新安郡王後追封信王其死後追封者

吳玠涪王岳飛鄂王稟劉光世安成郡王稟又加封鄜

王文臣封王者秦檜生封建康郡王後追封申王史浩

追封會稽郡王又加衛王韓侂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彌

遠生封會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鄭清之亦追封魏郡

王諸武臣多戰功疏封尚有說文臣以權寵得之亦太

狠褻矣此外則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孫尊崇母后

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審進為京兆郡王真宗追

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

鄭王郭后弟宇文譙王是也章獻明肅劉后父通追封魏王則以后垂簾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隴西郡王亦以

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張貴妃近冊温皇后父堯封封清河郡王

此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聖光獻曹后乃曹彬

女孫神宗時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韓王父玘吳王

后弟侑亦封濟陽郡王則并父四代矣英宗宣仁聖烈

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繼勳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

封后弟士遜士林姪公紀公縉皆為王神宗欽聖向后

弟宗回永陽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時封哲宗孟

后父彥弼咸寧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則高宗時封徽

宗王后鄭后無封韋賢妃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淵

平樂郡王欽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則欽宗所封也  
高宗吳后父近吳王弟益大寧郡王益新興郡王孝宗  
郭后父瑛榮王弟師瑀永寧郡王皆子爲帝後所封光  
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則光宗時封寧宗楊后弟次山永  
陽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寧宗時封理宗謝后  
三代皆王則度宗時封

宋待周後之厚

宋太祖爲軍士擁戴既登極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  
宮易其帝號曰鄭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廟於西京  
遣官遷其神主命周宗正郭玘以時祭享又遣工部侍  
郎艾穎拜嵩陵

太祖 慶陵

世宗 建隆三年鄭王出居房州關

寶六年鄭王始殂距禪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發哀

輟朝十日謚曰恭帝命還葬慶陵之側陵曰順陵仁宗

嘉祐四年詔取柴氏譜系於諸房中推最長一人歲時

奉周祀等錄周世宗從孫柴元亨為三班奉職先是加恩鄭氏至是

又恩及柴氏又詔周世宗後每郊祀錄其子孫一人至和四年

遂封柴詠為崇義公給田十頃奉周室祀並給西京周

廟祭享器服神宗又錄周世宗從曾孫思恭等為三班

奉職熙寧四年崇義公柴詠致仕子若訥襲封徽宗詔

柴氏後已封崇義公再官恭帝後為宣教郎監周陵廟

世為三恪南渡後高宗又令柴叔夜襲封崇義公理宗

又詔周世宗八世孫承務郎柴彥穎襲封崇義公此皆

十一 卷三  
見於本紀及續通鑑長編者蓋柴氏之賞延直與宋之  
終始其待亡國之後可謂厚矣

### 宋郊祀之費

宋制每三歲一親郊大小各官皆得蔭子趙思誠疏言  
寒士在部須待數年之闕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  
十年之後須萬二千員則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選者是  
郊祀恩蔭已極冗濫此外又有賞賚計每次縉錢五百  
餘萬大半以金銀綾絹繩紬平其直給之景德郊祀至  
七百餘萬東封又八百餘萬祀汾上又百二十萬丁謂  
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自後歷代郊祀常以爲準仁  
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萬後以西夏用兵國計日



紉乃詔裁減郊祀所賜銀絹舊三四千者減一千一千者減三百百減二十特著爲令然寶元元年會計京師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萬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以郊祀故出入之數視常歲過多云則亦未爲大減也須見食貨志神宗時司馬光曾疏請聽百官辭南郊賞賚不許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貴於恩澤之多乃浮費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爲百官倖恩之端真屬無謂且歲一親郊古今大禮今反以浮費之多不得不改爲三歲一舉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鎮疏云賦役繁重轉運使又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無名歛率不可勝數然則南郊之費

十一 宋史記 卷三  
四  
大概出於外僚科歛所進之羨餘是又因百官之濫恩而腴萬民之財力立制抑何謬耶

### 宋制祿之厚

宋史職官志載俸祿之制京朝官宰相樞密使月三千春冬服各綾二十四絹三十匹綿百兩參知政事樞密副使月二千綾十匹絹二十四匹綿五十兩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月四百千節度觀察留後三百千觀察二百千綾絹隨品分給其下亦以是爲差凡俸錢並支一分見錢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祿粟則宰相樞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權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爲差節度使一百五十石觀察防禦使一百石

其下以是為差凡一石給六斗米麥各半熙寧中又詔

縣令錄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兩石者增至三石此

亦正俸也俸錢祿米之外又有職錢御史大夫六曹尚

書六十千翰林學士五十千其下以是為差職錢惟給京明官外任者不給

因別有公思減也元豐官制行俸錢稍有增減其在京官司供給

之數皆併為職錢如大夫為郎官者既請大夫俸又給

郎官職錢視國初之數已優至崇寧間蔡京當國復增

供給食料等錢如京僕射俸外又請司空俸視元豐祿

制更倍增矣俸錢職錢之外又有元隨廉人衣糧在京任宰相樞

幕使在外任使相至刻宰相樞密使各七十八人叅知政事至尚

書左右丞各五十人節度使百人留後及觀察使五十

人其下以是為差衣糧之外又有僦人餐錢中書樞密及正  
刺史以上僦人

管有大權者  
此於公長發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

至三千凡人等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

料之給焉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

之給其官於外者別有公用錢自節度使兼使相以下

二萬貫至七千貫凡四等節度使自萬貫至三千貫凡

四等觀察防團以下以是為差公用錢之外又有職田

之制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團以下

各按品級為差選人使臣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建炎

南渡以兵與宰執請俸錢祿米權支三分之一開禧用

兵朝臣亦請損半支給皆一時權宜後仍復舊制此宋

一代制祿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謂厚矣惟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家爲慮各自勉其治行觀於真仁英諸朝名臣輩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猶多慷慨報國紹興之支撐半壁德祐之畢命疆場歷代以來捐軀殉國者惟宋未獨多雖無救於敗亡要不可謂非養士之報也然給賜過優究於國計易耗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於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爲法者也

### 宋祠祿之制

宋制設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自真宗置玉清昭應宮使以王且爲之後且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領玉清昭

應宮使給宰相半俸祠祿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應

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等以宰相執政充使王曾以次相為會靈觀使

曹利用以樞密使領景靈宮班在會上後曾進昭文館大學士為玉清昭應宮使乃班利用上見王曾傳充使者俸錢玉清昭應宮月百千景靈宮七千祥源觀五千見職

官志丞郎學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監提舉提點等

名食其祿初設時員數甚少後以優禮大臣之老而罷

職者日漸增多熙寧中王安石欲以此處異議者遂著

令宮觀毋限員數以三十月為一任又詔杭州洞霄宮

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

都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

嶽廟並依嵩山崇福宮舒州仙靈觀置管幹提舉等名

以此食祿仍聽從便居住又詔除宮觀者毋過兩任其

兼用執政恩例者毋過三任紹興以來士大夫之從駕

南來者未有闕以處之乃許承務郎以上權差宮觀一

次月得供給各依資序降二等支不限員數後以陳乞者多又定令稍復祖

宗條法之舊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紹興五年慶壽赦合宮觀從廟已滿不應再陳

者今因慶壽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許更陳一次京官二年選人三年皆於優厚之中寓

限制之意見職官志

### 宋恩蔭之濫

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文臣自

太師及開府儀同三司可蔭子若孫及期親大功以下

親并異姓親及門客太子太師至保和殿大學士廕至

異姓親無門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廕至小功以下親

無異姓親武臣亦以是爲差凡遇南郊大禮及誕聖節  
俱有蔭補宰相執政蔭本宗異姓及門客醫人各一人  
太子太師至諫議大夫蔭本宗一人寺長貳監以下至  
左右司諫蔭子或孫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致仕  
蔭補曾任宰執及見任三少使相者蔭三人曾任三少  
及侍御史者蔭一人餘以是爲差此外又有遺表蔭補  
曾任宰相及現任三少使相蔭五人曾任執政官至大  
中大夫以上蔭一人諸衛上將軍四人觀察使三人餘  
以是爲差由斯以觀一人入仕則子孫親族俱可得官  
大者并可及於門客醫士可謂濫矣俱見職官志然此猶屬定  
例非出於特恩也天聖中詔五代時三品以上告身存



者子孫聽用蔭則并及於前代矣明道中錄故宰臣及  
員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孫授官有差則并及於故臣矣  
甚至新天子卽位監司郡守遣親屬入賀亦得授官見此  
則更出於常蔭之外矣曹彬卒官其親族門客親校王  
十餘人李繼隆卒官其子又錄其門下二十餘人雷有  
終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蔭者也李沆卒錄其子  
宗簡爲大理評事婿蘇昂兄之子朱濤並同進士出身  
王且卒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者數十人諸  
子服除又各進一官向敏中卒子婿並遷官又官親校  
數人王欽若卒錄其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此以優  
眷加蔭者也郭遵戰歿官其四子并女之爲尼者亦賜

紫袍任福戰歿官其子及從子凡六人石珪戰歿官其

三子徐禧戰歿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優恤者

也范仲淹疏請乾元節恩澤須在職滿三年者始得蔭

子則仲淹未奏以前甫蒞任即得蔭矣閩日新疏言羣

臣子弟以蔭得官往往未離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

以上始給職官志凡蔭嫡子孫不限年請十孫須年過十五弟姪須過二十此蓋續定之制龔茂良亦疏言慶

壽禮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幾何是甫

蔭即給俸矣朱勝非疏述宣和中諫官之論曰尚從竹

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則甫蔭得服章服矣熙寧初詔

齊密等十八州及慶澗等四州並從中書選授毋以恩

例奏補則他州通判皆可以蔭官奏補矣金安節疏言

致仕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親使得高貲爲市則恩蔭

并聽其鬻賣矣

以上俱見各本傳

其間雖有稍爲限制者神宗詔

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孫

見職

又詔

任子自一歲一人者改爲三歲一人自三歲一人者改

爲六歲一人孝宗詔七十不請致仕者遇郊不得蔭補

又詔終身任宮觀人毋得奏子此雖略爲樽節然所減

損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優恤乃至如此猥濫非

惟開倖進之門亦徒耗無窮之經費竭民力以養冗員

豈國家長計哉

### 宋恩賞之厚

宋制祿賜之外又時有恩賞李沆病賜銀五千兩王旦

馮拯王欽若之卒皆賜銀五千兩此以宰執大臣也雷有終平蜀有功特給廉鎮公用錢歲二千貫既歿宿負千萬官爲償之此以功臣也戴興爲定國軍節度使賜銀萬兩茂加給錢千萬王漢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歲給錢二百萬此以藩鎮大臣也若李符爲三司使賜銀三千兩李沆宋湜王化基初入爲右補闕卽各賜錢三百萬湜知制誥又賜銀五百兩錢五十萬楊徽之遷侍御史賜錢三十萬魏廷式爲轉運使賜錢五十萬宋搏爲國子博士賜錢三十萬班僅庶僚非有殊績亦被橫賜甚至魏震因溫州進瑞木作賦以獻遂賜銀二千兩毋亦太濫矣仁宗崩遺賜大臣各直百餘萬司馬光率

同列上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宜用乾興故事若遺  
賜不可辭宜許侍從進金錢助山陵費不許此可見宋  
代恩賞之大概也南渡後吳玠卒賜錢三十萬蜀將郭  
浩楊政名賜田五十頃魏勝戰死賜銀千兩絹千匹宅  
一區田百頃吳璘卒高宗已爲太上皇賜銀千兩蓋南  
宋幅員狹而賦稅少匪頒亦稍減矣

### 宋冗官冗費

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  
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  
咸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  
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王禹偁言臣籍濟州先時止有

一刺史一司戶未嘗廢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增

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監酒榷稅又增四人曹官之

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見禹楊億疏言員外加

置無有限數今員外郎至三百餘人郎中亦百數自餘

太常國子博士等又不下數百人率爲常參不知職業

之所守祇以恩澤而序遷見職宋祁疏言朝廷有三冗天

下官無定員一冗也州縣不廣於前而官倍於舊請立

限員以爲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等科俟闕官時計員

補吏又曰使相節度爲費最多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

臨師屯公用之錢所以勞衆享賓也今大臣罷黜率叨

恩除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非邊要無師屯者不

得兼節度已帶節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師見前傳范坦亦

言戶部歲入有限今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後至刺史

又數千人自非軍功得之宜減其半俸見坦傳按向經傳方

鎮有公使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多

優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帶留後刺史等銜其應

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故祁坦皆欲減之此又冗官

之上更加冗費也徽宗時盧策疏言皇祐所入三千九

百萬而費纔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萬而費五之一熙

寧五千六十萬而費盡之今諸道隨月所需汲汲然不

能終日矣此猶北宋全盛之時已如此南渡以後幅員

既少而耗費更多廖剛疏言劉晏以一千二百萬貫供

中原之兵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供川陝一軍而  
不足川陝兵數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內官員萬一  
千七員兵士所給錢比官員不及十分之一則冗員在  
官不在兵見剛此軍官之冗費也汪應辰疏言班直轉官  
三日而堂吏食錢萬緡工匠洗器僅給百餘千而堂吏  
食錢六百千墾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  
已支三萬銀絹六百兩正見應此堂吏之冗費也舉此類  
推國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無藝

宋初國用雖濫然主皆恭儉吏治亦淳尚無甚病民之  
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

時又有免役錢有常平  
積利錢有無額上供錢



見蔡幼學傳

然猶爲富國強兵起見也至徽宗時蔡京當國專

以豐亨豫大之說蠱惑上心動引周官惟王不會爲詞

遂至取民無藝是時賦稅之外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

戶部錢物哀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禮進奉銀

絹有贍學糴本錢

亦見蔡幼學傳

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

取給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

產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綱之擾運

一石民間用三十萬緡而東南又大困南渡後因軍需

繁急取民益無紀極有所謂經制錢者本宣和末陳亨

伯爲經制使創雜征之法因以爲名建炎中高宗在揚

州四方貢賦不至呂頤浩葉夢得言亨伯常設此制宜

衍行之以濟緩急於是課添酒錢賣糟錢典賣田宅增  
 牙稅錢官員請給頭子錢樓店務增三分房錢令各路  
 憲臣領之通判掌之紹興五年孟庾提點財用又請以  
 總制司為名因經制之額增析為總制錢州縣所收頭  
 子錢貫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經制上供以十三文充  
 本路用他雜稅亦一切彷彿此其征收常平錢物舊法貫  
 收頭子錢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舊法外餘  
 悉入總制乾道中又詔諸路出納貫添收十三文充經  
 總制錢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項通謂之經總  
 制錢又有所謂月椿錢者紹興三年韓世忠軍駐建康  
 呂頤浩等議令江東漕臣每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供

億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於是州縣橫征江東  
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謂板帳錢者輸米則收耗利交錢  
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  
賍而課其入索盜賍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  
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爲消除而抑  
納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帳錢太重不能不橫征也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紹興九年詔財賦十分爲率留  
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額錢  
一萬九千五百七十餘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  
州舊額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民  
力凋敝實無從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時已極腴削之害

也以上皆見食貨志此外又有和買折帛錢先是咸平中馬元方

建言方春預支錢與民濟其乏至夏秋令輸絹於官是

先支錢而後輸絹民本便之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

則直取於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絹令納折帛錢

於是以兩縑折一縑之直是南渡後之折帛比青苗

法更虐矣趙開總四川財賦盡征權之利至大變酒法

麴與釀具官悉自置聽釀戶以米赴官自釀斛輸錢三

千頭子錢二十二其釀之多寡不限以數惟錢是視時

張浚駐兵興元期得士死力以圖克復旬犒月賞費用

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於食貨算無遺策供億常有餘而

遺法訖為蜀中百年之害見傳至賈似道劄議買公田平

江陰安吉嘉興常州鎮江六郡共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令民以私家之租爲輸官之額畧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於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爲生也

### 宋軍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過軍律久弛喪師蹙地一切不問周世宗鑒其失高平之戰斬先逃之樊愛能何徽及將校七十餘人於是驕將惰兵無不知懼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關所至必勝也宋太祖以忠厚開國未嘗戮一大將然正當興王之運所至成功固無事誅殺乃太宗真宗以後遂相沿爲固然不復有馭將紀律如太宗

雍熙四年劉廷讓與契丹戰於君子館廷讓先約李繼隆爲援及戰而繼隆不發一兵退保樂壽致廷讓一軍盡沒廷讓僅以數騎脫歸是繼隆之罪必宜以軍法從事而太宗反下詔自悔而釋繼隆不問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將傅潛擁步騎八萬不敢戰閉城自守部將范廷召求戰不得已分兵八千與之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又乞援於康保裔保裔援之力盡而死而潛之援兵不至帝僅流潛於房州是時錢若水謂潛旣不能制勝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請斬之不聽仁宗時夏人寇塞門砦砦中兵纔千人趙振在延安有衆八千砦被圍已五月告急者數至振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

監押王繼元皆沒於賊龐籍奏劾振乃僅貶白州團練

使

俱見各本傳

兵凶戰危非重賞誘於前嚴誅迫於後誰肯奮

死決勝乃繼隆等擁重兵坐視裨將之覆軍喪命而不

顧軍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 宋科場處分之輕

唐時有通榜例陸贄知貢舉以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

凡肅元翰所薦皆取之

唐書贄傳

如崔羣以梁肅薦為公輔器

贄遂取中是也

韓愈

負文名遇舉子之有才者輒為

延譽并言於知貢舉之人往往得售故士爭趨之

文蔚然

通榜必是其才時尚無糊名之例見名甄拔果當其才

人亦服其公而無異議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錢徽知貢

舉段文昌屬以楊渾之李紳亦托以周漢賓及榜發皆  
 不中選而取中有李宗閔之婿蘇巢楊汝士之弟殷士  
 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試內出  
 題目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舉子多不知出處被黜  
 者孔温業趙存約等十人遂貶徽江州刺史李宗閔劔  
 州刺史楊汝士開江令舊唐書錢徽傳是唐時科場之處分本輕

至五代時鄭珏舉進士數不中張全義為之屬有司乃

及第見歐史桑維翰應舉亦張全義言於有司得第洛陽續補

崔稅將知貢舉有舉子孔英者素有醜行宰相桑惟翰

謂稅曰孔英來矣稅不喻其意反疑維翰囑之乃考英

及第見薛史此以勢利舞弊者後唐清泰中盧導知貢舉

稅傳

洛陽續補 桑維翰傳



將鎮院劉濤薦薛居正必至台輔導取之後果爲相

宋史薛居正

正傳李度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樞密使

王樸錄其句一之知貢舉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

宋史李度傳

此亦通榜之餘風雖非以勢利起見然知其人而取之

究亦弊也聶嶼與趙都同赴舉都納賂於鄭珪報明玉

當登第嶼聞不捷乃大詬來人以恐之珪懼俾俱成名

是竟以賄賂得第矣五代亂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

習以爲常固無足怪其有稍示懲罰者同光三年禮部

侍郎裴皞知貢舉所取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于物議

特詔翰林學士盧質覆試王澈改第一桑維翰第二符

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無黜落裴皞免議周廣順中趙

上交知貢舉有新進士李觀不當策名物議喧然中書

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失韻遂黜之并謫上交官由侍郎

降詹事見上顯德中劉濤考試不精楊樸劾之世宗命翰

林學士李昉覆試黜者七人濤坐降謫見濤傳又劉溫叟考

進士得十六人有譖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溫叟左遷見溫叟傳

是五代時雖有科場處分不過降秩宋初因之開寶中

李昉知貢舉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帝怒特

命覆試多黜落者昉責授太常卿見本紀及昉傳真宗時三司使

劉師道以弟幾道舉進士囑考官陳堯咨時已糊名考

校乃於卷中為識號遂擢第已而事泄詔幾道落籍永

不預舉師道責忠武軍行軍司馬堯咨責單州團練使

此五代及宋科場處分大概也惟王欽若知貢任  
懿者托素識欽若之僧惠秦賂以白金二百五十兩會  
欽若已入院僧囑其門客達於欽若妻李李遣奴邢磨  
入院書懿名於其臂及白金之數以告欽若遂得中後  
事泄欽若反委罪於同知舉官洪湛湛遂遠見欽若及湛傳以  
有賍賄故處分較重然納賄舞弊僅至竄謫科場之例  
亦太弛縱矣

### 定罪歸刑部

宋太祖嘗謂宰相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  
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奏聞付刑部覆視遂著爲令此建隆三年

所定也原自有此制天下重獄皆須候部覆覆宜無有

擅殺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

市吏執以來及方觀書詰問得實即命斬之觀書如故

見及傳張詠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枷

不得脫詠即命斬之見詠傳范正辭奉詔料州兵送京有王

與者憚行以及傷其足正辭斬之與妻詣登聞鼓院上

訴太宗以正辭有威斷特擢之見上王濟知睦州有狂僧

突入州解出妖言濟與轉運使陳堯佐按實斬之見上呂

公弼知成都營卒犯法扞不受杖曰寧以劍死公弼口

杖者國法劍汝自請乃杖而斬之見公弼傳文彥博知益州方

宴擊毬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

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八斬之竟毳乃歸髮舒亶爲臨海尉有民嘗逐後毋至亶前命殺之不服亶起手斬之投劾去是言定罪既歸刑部乃尚有擅殺如數公者按鄭毅疏謂軍法便宜止行於所轄軍伍其餘當奏朝廷然則軍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條如張詠在益州正當王均李順等叛亂之後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頑其餘亦皆軍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處之歟舒亶以小吏而擅殺逆子雖不悖於律而事非軍政官非憲府生殺專之亦可見宋政之太弛也

### 宋遼金夏交際儀

金史有交聘表凡與宋夏高麗和戰慶弔之事開卷瞭

如然宋之與為鄰者比金較多則宋史益宜有交聘表  
 乃反無之此修史者之疎也大概兩國交際每重在儀  
 節之間澶淵之盟宋為兄遼為弟故遼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傳契丹遣蕭蘊杜防來蘊出坐位圖示琳曰中國  
 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所  
 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則真宗初定和議時宋使至遼燕  
 享之禮較尊於遼使之至宋矣然遼人亦往往故自尊  
 大不肯稍屈程師孟使遼至涿州契丹來迓者正席南  
 面涿州官西向而設宋使席東向師孟不肯就坐叱僮  
 者易之乃與迓者東西相向是師孟吳奎使契丹歸遇契丹  
 使於途契丹以金冠為重紗冠次之舊時兩使相見必

重輕適均至是契丹使服紗冠奎乃亦殺其儀以見見

沈立使契丹適其國行册禮欲令從其國服否則見於

門立曰北使來南未嘗令其變服况門見耶乃止見哲

宗崩遼使來弔祭胡宗炎迺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

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見遼道宗遣使以已像來求

徽宗畫像未報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復以為請宋使張

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諭之曰昔文成弟為兄屈尚

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已像先來見此宋遼

兄弟之國使命往來故事也至宋與金交際之儀則前

後不同據金史使張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

北面通古不肯索馬欲北歸宋主乃設東西位使者東

面宋主西面受書詔拜起皆如儀見金史張通古傳然宋史本紀

通古至帝以方居諒闇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書

以進又檜傳及王倫李彌遜勾龍如淵等傳皆言金使

來朝議洵洵檜迫於公議屬王倫力言於通古等聽檜

就館受書以省吏朝服導引納其書禁中自是當日實

事而通古傳所云拜詔如儀者或通古歸自詔之詞也

至宋孝宗與金世宗重定和議則改奉表為國書稱臣

為姪凡報聘皆用敵國禮孝宗紀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

立受書之儀金完顏仲初為報問使仲奏請與宋主相

見儀世宗曰宋主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如禮金史完顏仲傳

孝宗嘗欲改受書儀遣范成大至金陳奏世宗不允後



金遣完顏璋賀宋正旦宋使人就館取書而去璋還杖

一百除名金遣梁肅來詰問宋仍以書謝見金史完顏璋傳次年

劉仲誨來賀正旦宋仍欲變接書儀仲誨不可乃仍用

舊儀

按此事宋史有錯誤處孝宗紀云璋來賀正旦以書受書儀不合詔侯攸曰別以太上皇旨姑聽仍舊生璋初未嘗失禮也而金史藉僞以使事大禮歸故

則則在宋虧禮之處自是實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詔姑仍舊禮者蓋次年劉仲誨賀正旦之事誤記於璋卒之日耳已而金使烏林

谷天錫來賀會慶節要孝宗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

天錫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請帝還內令使者明日隨班

上壽見宋史孝宗紀及允文傳蓋又因宋就璋館取書之事故欲宋加禮

以為報復而孝宗遽起入內亦一時機變也又金黃久

約為賀宋生日副使適宋館伴正使病欲以館伴副使

代正使行事久約曰倘副使亦病則將以都轄掌儀等

行禮乎竟令正使獨前行已與館伴副使聯騎見金史黃久約傳

蓋兩國文際儀節有同國體故各不肯自屈耳至兩國

使臣朝賀時則之有山呼舞蹈之禮金海陵愛宋使山

呼聲使神衛軍習之見金史蔡松年傳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張

暉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殯受賜不舞蹈見金史張暉傳是金使至

宋非國喪亦舞蹈也又兩國彼此有避諱之法金海陵

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軍為通化軍光州為蔣州金章

宗以完顏匡為賀宋正旦使命權易名弼以避宋諱見金史本紀

此又彼此避諱故事也至西夏之於宋初李繼遷德明

父子本臣之於宋自元昊自立為帝不復稱臣後議和

但稱男邦泥定國兀卒兀卒者澤言吾祖也宋以詞不

順未之許後再定和議宋冊爲夏國王約稱臣奉正朔  
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使至其國用賓客禮然使至  
常館於宥州不令至興靈而元昊自帝其國中自若也

宋史楊告傳告爲西夏旌節官告使元昊專席自  
尊坐賓位元昊不能屈此蓋初冊封時之事其於遼金二朝亦稱

臣而交際之儀稍異金世宗問張汝弼曰夏高麗皆稱  
臣我使者至高麗與王抗禮夏王則立受使者拜何也  
左丞完顏襄曰遼夏本甥舅國夏以遼公主故受使者  
拜本朝與夏約遵用遼禮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數十年  
不可改也世宗從之見金史張汝弼傳此可見西夏之於遼金雖  
稱臣而受其使拜與宋所定與使臣賓主相見之禮不  
同矣及金哀宗時重與夏國議和則夏并不復稱臣但

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遣使來聘奉書稱弟而已見金

本紀劉豫受金册為齊帝時金宗翰等議既為藩輔奉表

稱臣則朝廷詔至當避正殿與使者抗禮金太宗詔曰

既為鄰國之君又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問起居

及歸時有奏則起立餘並行帝禮此又劉豫為子皇帝

之儀汙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六

陽湖 趙翼 雲崧

歲幣

宋真宗與遼聖宗澶淵之盟定歲幣之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仁宗時遼興宗以求地爲兵端再與定盟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兩匹夏主元昊旣納款賜歲幣銀絹茶綵共二十五萬五千南渡後高宗與金熙宗和議成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匹孝宗再與金世宗議和改爲銀絹二十萬兩匹開禧用兵旣敗寧宗再與金章宗議和增爲銀絹三十萬兩匹至金哀宗時宋停其歲幣後數年金亡元太宗曾遣王楸來徵歲幣銀絹二十萬兩

匹宋不與

按宋之於金歲幣外每金使至又有餽贈大使金二

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稱是此例廟堂之上

亦知之故路伯達使宋回上所得金銀以助邊費

伯達梁肅使宋回以所得禮物多至推排物力時自增

六十貫金史梁肅傳金使至夏國者夏國餽贈視詔書幾道

為多寡完顏綱為賜夏主生辰使章宗特命賚三詔

以厚之金史完顏綱傳金史路伯達傳贊曰受歲幣禮也使者

至燕享亦禮也納其賄可乎乃習以為常莫有知其

非者出則云酬勞效歸則云增物力上下惟利是視

此何理耶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  
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爲真義理也宋遭金  
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爲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讐雪  
耻爲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  
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  
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  
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卽長  
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  
其不能也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  
和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  
讐無通使之理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  
未可遽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陳與義云和議成  
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  
有意於和也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  
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已量度時  
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  
謂非和之效也自胡銓一疏以屈已求和爲大辱其議  
論旣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  
遂羣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  
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卽專任韓岳諸人能必



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爲空  
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夫  
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  
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  
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  
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  
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  
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統宋一代論之  
燕雲十六州淪於契丹太祖太宗久欲取之自高梁河  
岐溝關兩敗之後兵連禍結邊境之民爛焉澶淵盟而  
後兩國享無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雖韓范名臣

不能制亦終以歲幣餌之而中國始安枕當北宋強盛時已如此况南渡乎且南渡之初非不戰也富平一敗喪師數十萬并陝西地盡失之卒歸於和而後已及金亮渝盟兵叛身弑此時宜可乘機進取乃宿州一潰又棄唐鄧海泗而卒歸於和其後開禧用兵更至增歲幣函送韓侂胄之首而後再定和議此和與戰利害之較然者也及與蒙古共滅金兩國方敦鄰好使早定和議堅守信誓當不至起釁召侮乃忽思用武收復三京兵端遂開然元太宗猶使王檝來議歲幣其時蒙古尙未有意於混一可以財帛餌也而舉朝泄泄付之不理致蜀地先失鄂亦被兵元世祖以皇弟統兵在鄂賈似道

已密遣宋京求和世祖遂撤兵去似道歸又以援鄂爲已功深諱議和不復踐夙約世祖猶遣郝經來修好更錮之真州不答一書不遣一使於是遂至亡國是宋之爲國始終以和議而存不和議而亡蓋其兵力本弱而所值遼金元三朝皆當勃興之運天之所與固非人力可爭以和保邦猶不失爲圖全之善策而耳食者徒以和議爲辱妄肆詆譏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聽其言則是而究其實則不可行者也

按宋南渡後亦未嘗無可乘之機其一在金廢劉豫

以地予宋而烏珠

舊史名  
元宋

又興兵來取之時宋則劉錡

有順昌之捷韓世忠圍淮陽有泖口鎮潭城千秋湖

之捷且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岳飛有郾城之捷  
潁昌之捷已進軍至朱仙鎮遣將經畧京東西汝潁  
陳蔡諸郡且曰直擣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吳璘在  
蜀亦有石壁砦百通坊剡家灣臘家城之捷使乘此  
勢策勵諸將進兵河以北雖不可知而陝西河南地  
未必不可得乃當時君相方急於求成遽令班師遂  
成畫淮之局此一失也其一在金亮瓜洲被弑之後  
軍潰而歸中原鼎沸南有魏勝李寶之起義北有移  
刺窩幹之叛亂金世宗雖賢登極未久國勢易搖宋  
則孝宗爲君張浚爲相皆銳意恢復者使有韓岳諸  
人以訓練之兵討離攜之衆自當大有克捷而諸宿

將已無在者僅一劉錡老病垂死吳璘亦暮氣不振  
所恃李顯忠邵宏淵輩望輕才薄纔得靈虬至宿州  
輒大潰於是三京終不可復此又一失也統前後觀  
之前則有將帥而無君相後則有君相而無將帥此  
固天意所以分南北也

明邱濬曾有宋南渡後不得不和之論為世儒所詆笑今此論毋乃噓其燼乎然通

觀古今者必見及此也

### 西夏番鹽

鄭文寶傳諸羌少樹藝但用池鹽與邊民交易穀麥後  
餽運為李繼遷所鈔文寶乃建議請禁番鹽入邊令商  
人販安邑解縣兩池鹽以給陝西民食則戎人困而繼  
遷可不戰而屈詔從之乃設禁有私市者抵死行之數

月犯者益衆戎人乏食屢入寇掠而商人販解鹽者多出唐鄧襄汝間得善價關隴民轉至無鹽以食太宗知其事遣錢若水視之遂弛其禁此宋初聽番鹽入邊故事也其後因元昊強肆則又禁番鹽以困之孫甫傳元昊稱臣乞歲賣青鹽十萬石甫疏言自德明時已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再請乃追其弟入質可許之蓋鹽乃中國之利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旣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所隄防梁鼎亦疏云議者多謂邊民舊食西夏青鹽其價甚賤及禁青鹽以困賊令商賈入粟運解鹽於邊其價與番鹽不相遠故番鹽不能售今若令解鹽與內地同價則民必冒禁復市青鹽乃資盜糧

也是二說者皆以禁斷番鹽爲邊界要策按夏國傳元  
昊旣納款宋許置權塲於保安軍及高平砦第不通青  
鹽是宋自西夏用兵後不復許番鹽入境也然當中外  
分界之時固不可不嚴其禁若中外一統之世則又不  
妨聽其入邊在番人旣可藉以資生而邊民又得免於  
食貴亦良法也所慮番鹽與中國鹽價貴賤太懸則日  
久不能無弊耳

### 宋宰相屢改官名

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爲眞宰相之任初無定員上相  
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或  
置三相則昭文集賢及監修國史各除國初范質爲昭

文學士王溥監修國史魏仁浦集賢學士是也其三師

太師太傅太保三公 太尉司徒司空 則為宰相加官神宗新官制置侍中中

書令而尚書令不設即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

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

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復改為左右僕射建炎三年呂

頤浩請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

二侍郎改為叅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乾道八年

詔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刪去侍郎

中書令尚書令之職以丞相充此宋代宰臣先後名稱

不同之故事也恐閱史者易於淆惑故錄出之 平章



事之稱本始於唐按舊唐書高宗永淳元年以郭待舉  
岑長倚郭正一魏元同爲同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  
章事上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尙淺且令預聞政事  
未卽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  
以平章爲名是平章事本非真相也其後遂以平章事  
爲宰相之職宋因之有時特置平章軍國重事或稱同  
平章軍國重事則以處老成碩德如文彥博呂公著是  
也開禧元年韓侂胄爲丞相乃又加平章軍國事之名  
說者謂省重字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時陳  
自強爲右丞相請以侂胄序班丞相之上於是平章軍  
國事乃又超越丞相矣其後賈似道亦爲之德祐中王

煥進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為左丞相留夢炎為右丞相是又於兩相之上特設此官蓋沿侂冑似道之班位而又稍變其制也 宋未平章在丞相之上元則丞相在平章之上元制中書省左右丞相皆蒙古人為之不以授漢人漢人惟為平章政事亦稱宰執如王文統許衡是也此又平章在丞相下之明証也

宋節度使

節度使本唐藩鎮官名宋初猶存此官然無所職掌專以待勲賢故老及宰相罷政者或宰相樞密使出判大府亦繫此銜謂之使相元豐新官制始改為開府儀同三司其後仍復此官如文彥博以太師充護國軍山南

西道節度使致仕是也至徽宗時則宰相在朝者亦兼此官如左僕射蔡京兼安遠軍節度使是也南渡以後則功臣爲大帥者爲之并有兼兩鎮三鎮者如韓世忠兼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張俊兼靜江寧武靜海節度使是也

### 繼世爲相

再世爲相漢推韋平唐推蘇李已屬僅事宋則有三世爲相者呂蒙正相太宗其姪夷簡相仁宗夷簡子公著哲宗時亦爲相傳贊謂世家之盛古所未有南宋則史浩相孝宗其子彌遠相寧宗理宗浩孫嵩之彌遠之姪理宗時亦爲相其再世爲相者韓琦歷相仁英神三帝其子忠

彦徽宗時亦為相按琦固名相忠彥齊不失父風史氏則彌遠擅廢立為無君嵩之謀起復為無父家門雖盛而名節有虧若呂氏奕世勲猷輝映史冊可謂極盛矣而公著於重圭襲組之後不以日閱自高益能守正不撓為時名相尤不可及也

三入相

宋史呂蒙正傳贊謂國朝三次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然蒙正後又有王欽若張士遜呂夷簡文彥博陳康伯亦皆三次入相蔡涼并至四次入相宋史所云尚未深考也今錄於左

趙普

乾德三年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後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太平興國初再入相拜司徒兼侍郎八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雍熙三年再入相拜太保兼侍中

呂蒙正

太平興國中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淳化初罷為吏部尚書四年又以本官入相至道中出判河南府真宗咸平四年又以本官同平章事

王欽若

大中祥符中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與馬知節爭論罷尋又拜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尋出判杭州仁宗初復拜同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張士遜

仁宗初由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知江寧明道初再入仕進中書侍郎尋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寶元初又入為門下侍郎封鄆國公

呂夷簡

由尚書拜中書同平章事後出判陳州未幾復相封申國公再出判許州未幾又以右僕射入相進位司空

文彥博

尚書入相久出判河東以太師致仕元祐初召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

陳康伯

紹興三十一年拜尚書右僕射出判福州隆興初又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出知建康府淳熙九年拜右丞相時孝宗以僕射名不正改為丞相

四次入相

蔡京

崇寧二年以右僕射入相尋免為開府儀同三司大觀元年又拜左僕射三年罷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再相三日至都堂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再起領三省凡四當國

兩次入相

張齊賢

淳化三年由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出拜河南府真宗初又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昉

太平興國中拜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尋罷淳化二年復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向敏中 咸平四年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尋出知永興軍大中祥符五年又拜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陳堯叟 大中祥符初以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尋罷領羣牧使明年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陳執中 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降給事中皇祐中又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

馮拯 先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又以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右僕射

賈昌朝 慶歷中以工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大名府嘉祐元年又兼侍中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

李迪 真宗時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能知鄆州仁宗時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王曾 仁宗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知青州景祐二年由樞密使再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富弼 至和二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時以足疾辭出判揚州熙寧一年以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范純仁 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出知穎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入相

趙鼎 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出知經興府紹興七年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張浚 紹興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江淮軍馬以臣社事高孝宗初又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如故凡兩為宰相

朱勝非

建炎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尋  
出知洪州紹興二年又入相

呂頤浩

建炎四年守尚書右僕射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  
江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又拜少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秦檜

自金歸紹興元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二年罷八年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湯思退

紹興二十七年拜尚書右僕射  
尋罷隆興六年又拜左僕射

史浩

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尋奉祠淳熙五  
年又為右丞相時孝宗改僕射為丞相

梁克家

乾道八年拜右丞相後出知建康  
淳熙九年再拜右丞相封儀國公

鄭清之

端平初為右丞相尋乞罷  
七年又拜太傅右丞相

吳潛

淳祐十一年拜右丞相十五年  
出判慶元尋又拜特進至丞相

程元鳳

寶祐中拜右丞相出判嘉州  
度宗初又拜少傅右丞相

陳宜中

德祐元年拜特進右丞相被劾竟去召之入朝仍為  
右丞相元兵入宵遁益王立於福州又以為左丞相

文天祥

德祐初拜右丞相使元軍  
脫歸益王立仍拜右丞相

王安石之得君

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引用好邪更張法令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帝自命大有為之才嘗欲克復燕雲恢張先烈當其為穎王時已與韓維論功名見維傳及即位富弼因奏對即曰願陛下二十年不談兵蓋已窺見意旨矣見弼傳帝又與王安禮論漢文帝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見安禮傳蘇頌使契丹歸帝問以山川人情頌曰彼講和日久未有他意若漢武久勤征討匈奴終不服至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稽首稱藩唐中葉以後河瀉滔於吐蕃憲宗欲復之而不能至宣宗時乃以三關七州來歸蓋外國之叛服



之論曰聖人功名因事而見不可先有功名心此真深  
識治道之論也哉

青苗錢不始於王安石

王安石以青苗錢禍天下人皆知之然青苗錢之名不  
自安石始也宋史趙瞻對神宗云青苗法唐行之于季  
世范鎮亦言唐季之制不足法按通鑑唐代宗永泰二  
年秋七月稅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此青苗之始也舊唐  
書乾元以來用兵百官缺俸乃議於天下地畝青苗上  
量配稅錢命御史府差官征之以充百官俸料永泰二  
年侍御韋光裔爲使得錢四百九十萬貫其冬詔減青  
苗地頭錢三分取一遂爲常制每歲特設使者如崔渙

兼稅地青苗使劉晏兼諸道青苗使杜名充江淮青苗

使是也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青苗錢共四百九十萬

緡每畝稅三十六承奉八年詔天下青苗地頭錢每畝

一例十五文德宗又增三文以給驍騎通鑑集覽謂青

苗錢者不及待秋歛當苗方青即征之也是唐所謂青

苗錢并與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錢貸民而加徵其息唐

直計畝加稅耳按唐時長安萬年二縣有青苗錢正唐雜賦錢之去耳宋之

青苗錢則始於長吏之自為之本以利民宋史李參傳

參為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令民自度麥粟

之贏餘先貸以錢俟麥粟熟輸之官號青苗錢經數年

廩有羨糧此安石青苗錢之所本也在參行之因為善

不常不繫乎中國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云見海初藝

祖嘗欲積縑帛二百萬以取幽薊別儲於景福殿後神

宗題此庫云五季失圖穢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又詩曰每虔

夕惕心妄意遺業願子不武汝何日成戎捷景是帝

久有取燕雲之志後帝與大臣定議將遂舉兵朝慈聖

光獻太后曰其事太后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

而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生靈所係可勝言哉苟可取

則太祖太宗已取之何待今日見慈聖光觀此數傳則帝

意在用武開邊復中國舊地以成益世之功而環顧朝

臣皆習故守常莫有能任其事者安石一出悉斥為流

俗別思創建非常矣過前代帝遂適如所願不覺如魚  
 得水如膠投漆而傾心納之欲用兵必先聚財於是青  
 苗免役之法行欲聚財必先用入於是呂惠卿章惇之  
 徒進雖舉朝爭之甚至內而慈聖光獻太后外而韓琦  
 富弼諸老臣俱以安石為不可用而帝持之愈力護之  
 愈堅故當時有謂帝與介甫如出一人者史臣亦謂神  
 宗以好大喜功之資王安石出而與之遇宜其流毒不  
 崇正然則非安石之誤帝實帝一念急功名之心自誤  
 也厥後兵不敢用於北而稍試於西靈武之役喪師覆  
 將塗炭百萬畜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寐見其仁  
 至是始知非常之事之不可倖成也已晚矣善乎韓維詩后傳蓋

政然仁宗天聖五年已特詔罷之當亦以行之久則弊  
生耳至安石則初知鄞縣時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  
陳相易民甚便之安石操履廉潔親施之於一縣民自  
有利而無害及登朝柄用以此事已效於一縣遂欲行  
之天下然猶未敢遽行使蘇轍議之轍歷陳其弊乃不  
復言會河北轉運使王廣廉奏乞度牒爲本錢於陝西  
漕司私行青苗法即本李參之術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決  
然行之弊世但知宋之青苗法始於安石而不知李參  
先私行於下廣廉又奏請於上也然使聽賢吏自行於  
一州一路非惟安石能利民而李參已先有成績卽廣  
廉亦未必遂至病民也至著爲功令則干進者以多借

爲能而不顧民之願否不肖者又藉以行其頭會箕歛之術所以民但受其害而不見其利天下事固有一入行之能爲利天下行之則又爲害者况青苗錢雖曰不得過加二之息而一歲凡兩放兩收則其息已加四有司又約中熟爲價令民償必以錢則所定之價又必逾於市價而民之償息且十加五六則并非安石之初法矣此所以病民也卽如常平社倉何嘗非古人善政然沿及後世常平春借秋還出則尅扣入則浮收徒供不肖官吏之漁利社倉聽民自爲經理宜更無弊矣然州縣慮司其事者之乾沒必歲簽殷戶承充於是有得錢賣放之弊又必歲遣小官稽覈於是有需索饋送之弊

古來未嘗無良法一經不肖官吏輒百弊叢生所謂有  
治人無治法也孟子謂有仁心而無仁政則民不被其  
澤豈知有仁政而無仁心非惟不被其澤且轉受其害  
也哉

車蓋亭詩

哲宗卽位蔡確播淨言謂由已擁護既失勢遂怨望至  
安陸嘗遊車蓋亭賦詩十章內有用郝甌山事甌山者  
唐郝處俊封甌山公高宗欲遜位武后處俊諫而止確  
引之以比宣仁后兼有滄海揚塵等語尤悖逆知漢陽  
軍吳處厚得其詩箋釋上之於是左右諫議張壽范祖  
禹左右司諫王巖叟吳安詩右正言劉安世連劾之遂

貶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宣仁后日帝以子繼父有何間  
 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功妄煽事端規為異時炫惑地吾  
 不忍明言姑托訕上為名逐之耳此正后之深識遠慮  
 若論確設心之好險措詞之凶悖雖誅戮尚不足蔽辜  
 僅從遠竄已屬寬典乃當時萬口同聲以為太過即號  
 為正人君子者亦出死力救之謂聖朝務宜寬厚力言  
 於宣仁后簾前并言於哲宗者范純仁及王存也謂註  
 釋詩語近於摭摭不可以開告訐之風者盛陶也謂以  
 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者李常也謂恐啓羅織之漸上  
 疏論列及聞確謫命又封還除日者彭汝礪也謂薄確  
 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



仁政爲小累皇帝宜勅置獄速治太皇太后太后誣后  
之利仁孝兩全者蘇軾也甚而范祖禹先旣劾確及聞  
新州之命又謂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已六十餘年  
一旦行之恐人情不安又甚而邵康節局外評論亦謂  
確不足惜然爲宰相當以宰相處之而以范純仁爲知  
國體可見是時朝野內外無不以謫確爲過當此則有  
宋待士太厚之故縱有罪惡止從黜謫絕少嶺海之行  
夫已習見以爲當然一旦有此遠謫便羣相驚怪不論  
其得罪之深反以爲用刑之濫政令縱弛人無畏懼實  
由於此宋之所以不競也

同文館之獄

神宗不豫時邢恕與蔡確密謀援立誘宣仁后姪公繪

曰延安幼冲

聖宗

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趨出恕計不行

反揚言太后屬意雍王使首相王珪知之確乃約珪同

入問疾浚以語勾致珪使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俟

珪語小兒郭子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恕計無所施而

語稍聞於宣仁后遂黜恕出知隨州恕與確則又揚吾

太后有廢立意給司馬光子康手書謂其父光曾語范

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尤可慮宣訓者北齊婁

太后宮各婁太后嘗廢孫濟南王而立少子演以北宣

仁后欲廢哲宗而立雍王也司馬光爲天下所信服誠

後以此語爲出自光又恐人疑非光言故必給其子康

手書而後可使人信其設心可謂黠矣會確貶新州恕亦遠謫事不果行紹聖初章惇蔡卞當國欲甘心元祐諸賢引恕入爲御史中丞於是恕追理前說并怵高遵裕之子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知王珪謀立雍王以實其言總欲以此爲題陷害諸正人并誣宣仁后以見已與確有擁護哲宗之功也先是劉摯呂大防爲相時文潞公之子及甫居喪恐服除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收月遂除入朝之命未可必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貌弱爲甘心之地可爲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本指呂大防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時韓忘彥執政其弟嘉彥尚主故以忠彥爲粉昆也至是恕

以此書示蔡確之子渭劉執手稱謂蔡渭邢恕傳謂蔡慈皆確子也使上其書訟當時

宰相劉摯呂大防等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此書為証

惇下遂欲因是誣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有廢立意

置獄於同文館用蔡京安惇雜治之及甫乃變詞托其

亡父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

梁燾字况之况猶兒也將鍛成廢立之事以殺摯等并

以惇逆坐司馬光呂公著甚至欲追廢宣仁后會無實

據及甫但云疑其事勢如此而向太后及太妃等亦力

言宣仁后之誣於哲宗乃止章惇又疏言司馬光劉摯

梁燾呂大防等變神宗成法懼陛下一日新政必有欺

君之誅乃密為傾搖之計帝曰元祐諸臣果如是乎

京曰誠有是心但反形未具耳帝乃錮摯壽等子孫

劉

摯那懇懇確皆  
淳安陸等傳嗚呼固一己之權位而欲以悖逆誣正人以

圖一網打盡甚至誣及母后奸次之處心設計真可畏

哉

### 秦檜文字之禍

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已遂起文字之獄

以預陷善類因而附勢干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

一字稍涉忌諱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今

見於高宗本紀者茶陵縣丞王庭珪作詩送胡銓坐謫

訕停官辰州編管曹詠言李孟堅誦其父光所撰私史

語涉謗訕詔送大理寺獄成光遇赦永不檢舉孟堅除

名峽州編管光傳則謂陞并許孟堅以私授尉史胡寅程瑀潘良貴張壽等八

人緣坐黜降有差胡寅責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

詔大理寺鞠太常主簿吳元美謗詩獄右迪功郎安誠

坐文字謗訕惠州編管副尉劉允中坐指斥謗訕棄市

葉三省王遠通書趙鼎王庶三省落職筠州居住遠除

名高州編管黃巖縣令楊燁誹謗除名萬安軍編管知

台州蕭振落職池州居住大府丞范彥輝謗訕除名荆

門軍編管從政郎楊炬坐其弟煜嘗上書誹謗邕州編

管知建康府王循友以檜据撫命大理寺鞠之貸死循

州安置王超以交通李光下獄除名辰州編管故學士

程瑀知饒州洪興祖轉運使魏安行以論語講解被猜

興祖昭州安行欽州俱編管瑀子孫并論罪通判沈長卿縣尉蒨奕作詩譏訕除各長卿化州奕武岡軍俱編管知泉州宗室令裕坐交結罪人汀州安置又命大理寺鞠張析附麗胡寅獄此皆本紀所書也其散見於各傳者胡銓先以上書詆和議謫監廣州鹽羅汝楫劾其橫議除名編管新州守臣張棣又訐其與客唱酬怨謗再移吉陽軍李光以忤和議謫藤州守臣言其作詩風刺再移瓊海呂愿中又告光與銓作詩譏訕乃又移昌化軍趙鼎竄潮州又移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知檜必殺已遂不食而死張浚竄連州又徙永州蓋此數人者名愈高檜忌之愈甚故不惟使之身受竄

謫屢溷於死而凡與之交際者亦必被禍不少貸王庭珪既以作詩贈銓得禍而銓先謫廣州時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謫知安遠軍又有宜興吳師古鑄銓疏以傳流袁州通判方疇亦以通書於銓除名永州編管此以銓而連及者也葉三省王遠王超既以通書趙鼎李光得禍吳元美之下獄也以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爲人首告謂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各商隱無意於事秦所謂黨李者亦指光也此因鼎光而連及者也江西運判張常先註前帥張宗元與張浚書上之連逮數十家將誣以不軌此因浚而連及者也檜嘗書銓鼎光浚等姓名於一德裕天閣必欲殺之趙汾之獄其父鼎已死



檜令大理寺鞫之欲汾自誣與銓光浚等謀大逆所連  
及一時名士至五十三人會檜死始得免設檜不死則  
肆害更未有已也他如程瑀等之以論語得罪則以瑀  
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謂孔子不欲陰中人洪興祖  
序之魏安行錄之故皆及禍趙令衿之得罪也則因觀  
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檜姪婿汪召錫  
所告故安置江州後再牽入趙汾獄幾死又胡舜陟以  
非笑朝政下獄死黃龜年以論檜貶大學生張伯麟題  
檜曰夫羞而忘越之殺而父乎杖脊刺配吉陽軍閩浙  
大水白謂有變理乖謬語刺配萬安軍高登亦以考試  
策問閩浙大水之由郡守以達檜坐以事編管容州進

十一  
卷三  
十一  
土黃友龍坐謗訕黥配嶺南內侍裴詠坐指斥編管邕  
州徑山僧清言以謗訕被黥何兌誦其師馬伸在靖康  
圍城中乞存趙氏書檜以爲分已功編管英州鄭圯賈  
子展以會中有嘲謔講和之語圯竄容州子展竄德慶  
此則不必與銓等相涉第語言文字稍觸其忌卽橫遭  
誣害更不可數計矣檜又疏禁野史許人首告并禁民  
間結集經社甚至司馬似自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  
所著李光家亦舉光藏書萬卷悉焚之其威燄之酷真  
可畏哉

秦檜史彌遠之攬權

蔡京章惇之奸惡猶第諧臣媚子伎倆長君逢君竊弄

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尙能罷之若秦檜史彌遠之柄國則誅賞予奪悉其所主持人主反束手於上不能稍有可否幾如曹操之於漢獻帝矣姑不必一一實指其事但觀宋史各列傳可見也李浩傳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威權浩與王十朋等始相繼言事王綸傳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躬親政事收攬威柄召諸賢於散地甚至虞允文疏謂秦檜盜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此語直奏於高宗之前則檜未死以前高宗不能有權可知也洪咨夔傳史彌遠死帝始親政崔與之傳端平初帝始親政鄭清之傳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赫然獨斷真德秀傳彌遠卒上親政魏了翁傳彌遠卒上親

庶政則彌遠去死以前理宗不能有權可知也統觀古今來權臣當國未有如二人之專者然檜十八九年成福由已名入奸臣傳至今唾罵未已彌遠相寧宗十七年相理宗又九年其握權既久於檜檜僅殺岳飛竄趙鼎等彌遠則擅廢寧宗所建皇子而別立嗣君其無君之罪更甚於檜乃及身既少詭詈死後又不列奸邪則以檜讐視正人剪除異己爲衆怨所叢而彌遠則肆毒於善類者較輕遂無訾之者然則彌遠之黜豈不更勝於檜哉至如賈似道專國威權震三至度宗爲之下拜其權更甚於檜與彌遠斯則亡國之運主既昏庸臣亦狂謬實無大奸大惡之乎固無足論矣

宋南渡諸將皆北人

宋南渡諸將立功雖在江南而其人皆北人也張俊鳳翔府成紀人韓世忠張宗顏皆延安人岳飛湯陰人劉光世保安軍人劉錡德順軍人吳玠吳玠郭浩皆德順軍隴干人楊存中代州崞縣人王德通遠軍熟羊砦人王彥上黨人楊政原州臨涇人牛皐汝州魯山人曲端鎮戎人成閔邢州人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王淵熙河人趙密太原清河人李寶河北人魏勝宿遷人王友直博州高平人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統計諸名將無一非出白山陝者是南宋之偏安猶是北宋之餘力也其他不甚著名而守城抗節者亦多係北人如守建寧死

十一 吳答言 卷五 三  
者楊震代州崞人守隆德府死者張確邠州宜祿人守  
震武死者朱昭府谷人守代州死者史抗濟源人守永  
興死者郭忠孝河南人其後德祐國亡時能戰之將尤  
推張世傑世傑亦范陽人從張柔成杞有罪奔宋者

端平入洛之師

宋理宗端平元年

金哀宗大興王  
年元太宗六年

與蒙古其滅金時蒙古乏

糧宋助以三十萬石張柔中矢宋孟珙力救出之兩國  
方敦鄰好初無嫌隙宋果欲復三京八陵宜先令孟珙  
等卽在軍前定議乃計不出此兵退之後鄭清之趙范  
趙葵等忽欲乘虛復中原以致兵連禍結當時議者皆

歸咎入洛之師

趙范葵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隆參贊  
大計師退無律致後陣敗覆又言楊義之敗皆由徐敏子

范用吉益於赴援救不能  
支此卽所謂入洛之師也

今以宋金二史考之則宋師先入汴

而入洛猶在後也是年正月滅金三月卽遣朱揚祖林  
拓詣洛陽謁陵寢此不過遣官省視未卽爲召釁之端  
然宋史孟琪傳是時淮闔刻日道師蒙古聞宋來爭河  
南已設哨至孟津并增戍潼關謁陵使諜知此信疑畏  
不前玦日淮師泝汴非旬餘不達吾以輕騎疾馳不十  
日可竣事乃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成禮而歸此雖  
未知何月日然陵使未到而宋兵已發可知也又金史  
崔立傳天興二年正月哀宗走歸德立在汴以汴降蒙  
古立恃勢恣橫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惡之明年正月  
金亡六月伯淵等聞近境有宋兵陽與立謀備禦偕立

巡城遂殺之是六月中宋兵已至汴也其後趙范守襄陽與伯淵等酣狎以致襄陽失守可見伯淵殺崔立後即投入宋軍宋軍於是年六月到汴無可疑者

宋史趙葵傳亦謂是

時盛著行

續通鑑綱目謂全子才既至汴趙葵自滁州以淮

兵五萬來會謂子才曰本謀據關守河今抵汴已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乃檄范用吉等率兵西上徐敏子為監軍到洛陽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殘民三百餘家登城投降是宋師先入汴再入洛之明証到洛之次日所賣糧已盡而蒙古兵已到宋兵遂敗而歸此事宋金二史紀傳俱不明析惟續通鑑綱目較詳再証之元史劉亨安傳歲甲午平蔡既而宋師二十萬攻汴將趨



洛元帥塔察兒使亨安拒之宋師奔潰此又可了然於當日宋師先汴而後洛也而宋史紀傳但誨入洛之師起釁則以宋兵之敗在洛而不在汴耳

### 宋史缺傳

宋史各列傳自理宗以後大概又詳於文臣而略於武臣不特缺漏彭義斌諸人也王堅守合州最有功其見於理宗本紀者詔敘堅合州功與官兩轉及合州圍解又詔擢堅寧遠節度使駐興元兼知合州封清水縣伯其見於各傳者張珏傳謂珏與堅協力拒元兵攻九月不能下王安節傳請安節堅之子也其父守合州有功爲賈似道所忌移知和州鬱鬱以死及安節守常州城

破被執元人問其姓名曰我節度使王堅子也遂遇害  
此見於宋史者也其見於元史者憲宗紀帝攻合州遣  
宋降人晉國寶招諭堅堅不應國寶去堅又追還殺之  
帝悉率諸軍戰城下攻一字城攻鎮西門攻東新門攻  
奇勝門攻護國門皆不克汪田哥又選兵登其外城堅  
率衆來拒遇兩元兵梯折後軍不克進乃止趙阿哥潘  
傳亦謂憲宗駐釣魚山守將王堅夜來斫營阿哥潘拒  
卻之汪德臣傳王堅負險五月不下德臣至城下呼口  
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速降語未既爲飛矢所中  
此見於元史者也是堅之守合州幾不滅張巡之守睢  
陽乃竟無專傳王佐守利州父子皆死難理宗紀謂佐

堅守孤壘元使降將南永忠來說降佐薦之永忠流涕而去王翊張珩傳亦俱謂元兵拔長寧佐父子俱死元史憲宗紀帝圍長寧守將王佐及裨將徐昕等出戰敗之帝又督軍力戰於望喜門破其城王佐死焉又誅佐之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是王佐之守長寧亦必宜有專傳而宋史無之元史伯顏傳伯顏自鄂順流下斬鄧將趙文義范興師至沙洋遣人持黃榜及文義首入城招降守將王虎臣王大用焚榜斬使有私謀出降者虎臣殺之伯顏又命呂文煥來招亦不應遂攻破其城擒虎臣大用殺之是王虎臣王大用皆力守孤城抗節不屈宋史皆無傳并不附見其姓名於他傳中又尹玉麻

十一 吳各言 卷三  
士龍皆文天祥所遣救常州者玉戰死五牧士龍戰死  
虞橋見德祐紀及元史伯顏傳乃宋史玉有傳而士龍  
無傳并不附姓名於玉傳中亦皆缺事也

張世傑李庭芝姜才

元兵下江南張世傑以水師碇焦山下力戰而敗宋白

是不復能軍柯維騏謂世傑何不據鎮江瓜洲以扼敵

衝及觀元史而後知其勢不然也是年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賈似

道兵敗後伯顏直趨建康其時鎮江府馬軍總管石祖

忠先以城降行樞密院使阿塔海即來駐京口立木柵

以護民居又分兵屯瓜洲以絕揚州之援

阿塔海

阿木別奉

命攻揚州亦以兵先駐瓜洲宋淮東制置使盡焚瓜洲

城中廬舍徙其民而去阿木創樓櫓以守之

宋傳

於是瓜

洲有阿木鎮江有阿塔海世傑無地可據不得不泊焦

山以決死戰也至李庭芝姜才守揚州宋亡後猶能支

撐半年則亦有故其時臨安雖亡而揚州所屬之高郵

寶應通泰真州尚俱拒守故可藉其糧援觀宋史文天

祥傳天祥由鎮江脫走至真州苗再成得制置司檄擒

天祥乃托辭遣之出又元史阿木傳真州馮都統來襲

瓜州阿木遣阿塔赤敗之是真州尚爲揚守也又阿木

及苦徹傳寶應餽糧揚州姜才率軍士迎糧苦徹奪其

馬并糧橐二萬是高寶亦尚爲揚守也博羅歡傳宋亡

後淮東諸城尚堅守博羅歡自西小河入漕河斷通泰

援兵怯法里 傳亦同是通泰亦尚為揚守也其時蒙古兵兩大營

一駐揚州北之灣頭一駐揚州南之揚子橋固已扼其

要害然文天祥指南錄蒙古南北兩營每日早晚必會

哨哨既過仍有村民買販者往來故天祥等得乞販者

之餘慘羹以救饑而逃至通州入海宋史姜才傳亦云

才每出兵運糧高郵真州以給兵馬家渡與元將史弼

徹夜苦戰亦為護糧也可見揚城南北雖有敵兵圍守

而資糧尚可入城故阿朮曰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

援尚多也乃又柵揚州北之丁村以扼高寶之餽畱屯

新城郭曰 城以斷泰州傳於是庭芝等大困走入泰州城陷

遂為所執論古者不參觀於宋元二史無由得當日情

事也

又姜才傳德祐帝北遷至瓜洲才以兵四萬直擣瓜洲欲奪駕戰三時衆擁帝北去按帝旣北行應過揚州城下何以姜才不於城下截之此亦卽在才傳可意揣也是時元築長圍自揚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橫塘西北至丁村務欲以久困之是揚城北皆有長圍防護益瓜州戰後元兵卽擁帝從圍牆外北去故無從邀奪也

夏貴

宋夏貴於國亡後降元故宋史不立傳然究是宋末勞臣觀於元史紀傳可見也中統元年夏貴軍於淮南新

城元將隋世昌乘戰艦抵城下戰退宋兵昌一年元將

張庭瑞築城於蜀之虎嘯山夏貴以師數萬圍之城當

砲皆穿護以木柵柵又壞乃依大樹張牛馬皮以拒砲

貴以城中人飲於澗外絕其水庭瑞取人畜糞溺沸煮

瀉土中以洩臭人飲數合唇皆瘡裂堅守逾月伺宋兵

少懈奮出擊之元將焦德裕來援夜薄貴營令士卒

人持三炬貴驚走三年李瓊反於濟南宋夏貴乘虛

襲取蘄州宿州等城本萬戶李義戰死貴又攻邳州守

將李泉哥出降貴去果哥入城詭言有保城功已面事

露伏誅本貴焚廬舍去呆哥之弟復與貴以兵三萬來

援元將郭侃敗之郭時夏貴已陷亳滕徐宿邳滄濼七



州及利津等四縣張宏略逼之於渦口真始去乃盡復

所失地張翥四年宋夏貴以兵侵蜀中虎嘯山寨元將趙

匣刺往禦走之趙匣刺至元元年元將劉元禮為潼川路漢

軍元帥宋夏貴率軍五萬來犯諸將以眾寡不敵有懼

色元禮持長刀大呼突陣遂退貴兵劉元禮二年宋夏貴欲

攻虎嘯山詔以石抹紇扎一軍戍之本紀六年攻宋襄陽

宋夏貴率兵五萬饋糧三千艘自武昌來援時漢水暴

漲貴乘夜潛上元將趙璧發伏兵奪其五舟明旦阿木

追貴騎兵璧以舟師追貴水兵合戰於龍尾洲貴敗去

趙璧貴又泊鹿門山西岸相持七日元將李庭與水軍萬

戶解汝楫擊之斬其將王玘元勝李庭七年元將史權駐

荆子口宋夏貴以船萬艘載壯士欲薄江面權破之既

而轉糧於隨貴又扼前路權又破之史權傳九年元築正陽

兩城宋夏貴帥舟師十萬來攻元將董文炳登城禦之

一夕貴去復來飛矢貫文炳左臂著脇拔矢授左右四

十餘矢矢盡力亦困遂問絕明日水入外郭文炳移營

避水貴乘之壓軍而陣文炳創甚以其子士選代戰貴

敗去妻傳十一年宋夏貴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

城城幾陷元將塔出突圍入城復出與戰遂解正陽之

圍塔出傳劉整又追敗之於大人洲劉整傳孟義亦奪舟數艘孟義傳

夏貴知毫無備引兵襲亳元將賈文備破之賈文備傳是年伯

顏大軍已自郢東下至漢口夏貴以戰船萬艘分據諸

隘伯顏乃開壩出沙燕口入江夏貴迎戰於陽邏泚元

將謁只里奮勇衝貴軍獲戰艦百貴東走本紀及伯顏李庭謁只里等傳一

二年伯顏大兵自鄂東下至丁家洲貴與賈似道以舟

師橫亘於江伯顏以大砲擊之宋兵陣動似道走揚州

貴走廬州本紀及伯顏等傳貴又欲由太湖入衛臨安元將李庭

薛塔刺海截戰於峪溪口敗之李庭薛刺塔刺海傳高開兒又敗夏

貴於焦湖高開兒傳由是觀之貴崎嶇戎馬東奔西走補救於

未造者幾二十年固宋末一勞臣使其能保危疆支撐

半壁固當與南渡韓岳諸公比烈即不然而以身殉國

亦當與邊居諶李芾李庭芝等同以忠義傳乃自峪溪

口焦湖之敗伯顏阿朮大兵分駐建康鎮江貴欲入衛

而無出遂不能守其初志伯顏遣人往攻即致書曰殺  
人一萬自損三千願勿費國力攻此邊城若行在歸降  
邊城焉往洪明年正月宋亡二月貴遂以淮西入獻其  
意以為國亡始降猶勝於劉整督萬壽呂文煥范文虎  
等之先行投拜然宋史既因其降元而不為立傳元史  
又以其在元朝無績可紀亦不立傳徒使數十年勞悴  
付之子虛計其時年已大耋即苟活亦祇數年故歿後  
有人弔之曰享年八十三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  
代名不朽竊真可惜也

拔貴降後人觀上都授叅知政事至元十五年授江  
淮行中書省全丞以江南盜賊竊發命貴招撫十七  
年貴請老從之詔官其子  
孫未幾卒俱見元史各傳

宋四六多用本朝事

劉克莊詩多用本朝事說見叢考然不特詩也其所撰四六亦多以本朝事作典故賀謝司諫啟云旣寢了翁之誅疏孰敢撓老蔡之鋒使行獻可之彈文世豈受金陵之禍質肅論燈籠錦或訊後遂無文道鄉諫瑤華宮有云事不止此賀劉察院啟云永叔責高司諫猶在館中了翁忤張雷州方爲博士寧作夷陵之役不登紹聖之舟賀李制置啟云寇萊公之鎮北門契丹服其望重范文正之理西夏元昊懼而胆寒賀傅侍郎掛冠啟云永叔避關弓之害泝公懲一網之危上王師侍啟云中  
年勇退有君實响叔之風晚節後彫負元城了翁之望

其授秘撰謝丞相啟云詞臣援綦叔厚請暴揚老憎之  
外言者疑曾子開有忿嫉新州之意溫公除吏莫榮子  
駿京東之行文正憐才不奪大年陽翟之志除雲臺觀  
謝丞相啟云愧非韓駒徐俯之倫將有陸游米芾之擬  
除宗簿謝丞相啟云范歐與慶歷之文治莫引用於聖  
俞馬呂致元祐之諸賢獨見遺於無已是克莊四六亦  
多以時事爲典故然此體實不自克莊始南渡以來已  
多有人爲之者李劉賀虞大參帥蜀啟云小范有胸中  
百萬兵西賊聞之胆驚破維弼上河朔十三策北邊皆  
其手撫摩賀董司諫啟云尙欲作石守道紀德之誦幸  
勿還李師中落韻之詩賀衛叅政除江西帥啟云夷狄

之問寇公兒童之誦君實謝會舍人啟云說戰場文人  
方迷於五色讀刑賞論大放出一頭上史丞相啟云  
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願作石  
徂徠之頌而難言上衛雅帥啟云夷狄問潞公之年幸  
其未老兒童誦君實之不持此安歸周必大賀汪叅政  
啟云資戒甘寧彥博人登於宰席使來西夏仲淹歸贊  
於樞庭楊萬里回韓安撫啟云穎濱上太尉之書永叔  
記武康之節熊克賀湯丞相啟云考本朝宰府之故事  
若先正沂公之迭爲天聖初來旣踐昭文首台之位景  
祐再入乃屈集賢次輔之居王十朋除館職謝啟云魏  
國公奮自甲科猶薦而後召蘇內相擢由制舉亦試而

後除洪适賀王憲啟云東坡六君子之游慶歷三諫官  
 之列此皆在劉克莊前而已用木朝事者也其與克莊  
 同時及在克莊後者亦多用此體王邁上留經略啟惟  
 元城之在宋問業有徒與了翁之居淮及門者衆上應  
 經略啟云筆下無一點塵埃富大蘇之文采胸中有百  
 萬兵甲負小范之經綸賀曾憲啟云餘慶歷元祐之典  
 刑有玉局宛邱之標致賀李倉曹啟云舞彩袖於春輿  
 遂蔡端明便親之志鳴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  
 盟賀鄭樞密云昔中書示有寇忠愍若得爲辭今吾國  
 已相可馬公豈容生事李廷忠賀婁同知啟云遼人相  
 戒慎勿開邊隙爲司馬之秉鈞衡瀆淵一舉足以定虜



盟本寇公之壽帷幄方岳賀李制置啟云維鵠畫河朔  
十三策小范有胸中百萬兵謝李尙書啟云介爲時論  
所喧雅見推於永叔軾陷深文之久獨受薦於景仁洪  
咨夔到運使任謝政府啟云念司馬公用鮮于以福齊  
魯之區而王文正命薛奎以寬江淮之力賀鄭丞相啟  
云慶歷之進杜正獻盡革弊端元祐之相司馬公力正  
倫紀賀蔡侍郎陞侍讀啟云若昔邢昺在咸平之間與  
吾坡仙處元祐之始賀李叅政啟云獨樂園之自逸難  
淹君實之留天章閣之一開卽俟鄭公之用林鑑賀曾  
叅政啟云措置西事莫如此廟堂固已契呂申公之精  
識戒飭疆吏勿更開邊隙行當踵司馬相之清名真德

秀宣召入院謝表云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年軾侍  
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方蒙賀徐樞密啟云文富人望  
行大播於雄麻韓呂世家定增光於汗竹謝王丞相啟  
云狂若仲淹真負曷公之薦鷲如蘇軾幾貽安道之危  
致福建安撫李尚書云晦叔雖介甫所厚安可屬以  
私淳夫受溫公之知豈不言其過回泉守趙侍郎啟云  
善神誰護於熙寧恠鬼已瘖於慶歷姚勉謝應判縣送  
酒啟云誠齋作汝飲吾譏之詩美過於味東坡謂我眠  
君去之語若未爲賢回胡主簿啟云昔明道先生之在  
鄆縣以德化人至紫陽夫子之任同安以學造士文天  
祥賀江左相啟云潞公平章軍國司馬實位昭文正猷

議論廟堂微仲嘗仲左轄賀馬右相啟云簡淡獨周於  
事物晦叔所以有立於潞國司馬之間忠恕不離於須  
臾堯夫所以無愧於正獻微仲之際謝江樞密啟云稱  
彥博於都堂幸借郇公之譽薦仲淹於館職敢忘元獻  
之公致章簽書啟云永叔之叅兵柄在魏國位平章之  
時堯夫之贊樞庭當潞公重判事之日傳江西宗派之  
圖敢云入社誦徂徠聖德之句請繼作歌致胡丞相啟  
云試韓范之規模溯趙張之事業是亦皆以本朝人用  
本朝事者蓋宋朝國史記載本散布於民間如李燾作  
通鑑長編徐夢莘作北盟會編之類若非得國史原本  
憑何撰述可知日歷實錄士大夫家有其書也他如名

臣錄筆談遺事家傳文集又隨時刊布人皆得知本朝  
故事故便於引用耳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several columns of text that are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The text appears to be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ypic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book layout.]